



禅门内外

南怀瑾先生侧记

刘雨虹 著

老师谢世半年以来，太多的朋友们，读者们，追念老师，想了解老师为文化而努力奋斗的过程。这本文记载了与老师有关的那些年，那些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或参与的事，希望稍能满足读者们的期待和大家的关心。

東方出版社



禪門內外

南懷瑾先生側記

刘雨虹 著

東方出版社

南怀瑾先生侧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刘雨虹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60-6052-3

I. ①禅… II. ①刘… III. ①南怀瑾(1918~2012)-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9975 号

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

刘雨虹 著

责任编辑:胡喜云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10059 65210060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4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052-3

定 价:3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10012

自说自话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写完的，当即将书稿带至香港，交给老师过目，老师就叫宏忍师在餐桌上念给大家听。

由于老古公司多由老师指派同学们代为帮忙管理，所以常有变动；因而此书在老古出版时，只签两年合约，以后并未续签，也就没有再印了。

这本书出版不久，又授权在大陆印行简体字版，因出版者自行附加不相干的数据文字，内容也有改动，老师看了颇为不满，所以也就没有再续约了。

在我写这本书时，老师也提供了重要数据；涉及其他同学及友朋们的部分，也都已先请各人过目无误。所以此书的内容是真实不虚的，唯一的不同，是李登辉的名字，在第二次印刷时，改成了李谦光。现在再行出版，仍用原始书稿，恢复李登辉的名字。

自从老师谢世半年以来，太多的朋友们，读者们，追念老师，想了解老师为文化而努力奋斗的过程。这本书记载了与老师有关的那些年，那些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或参与的事，现在重新印行这本书，希望稍能满足读者们的期待和大家的关心。

刘雨虹

二〇一三年三月于庙港

前 言

写书原是一件快乐的事，但这本书却给我很多麻烦。

最早是书名的问题。在我撰写的时候，书名拟定《追随南师怀瑾卅年》，岂知统一公司的林苍生总经理对我说，这个书名不好，太俗气了，有些政治圈里人说话的味道。我觉得有理，于是就开始构思另外的书名。

周梦蝶说《奇逸人中龙》是最恰当的书名，他说这是他心中的南老师。只是我恐外人会批评有吹捧之嫌，不便采用。

凌峰提议的书名是《话说南怀瑾》，他认为书名应该中性，这一点我也同意，但老师的学生门人故旧太多，有人会觉得我不够恭敬。

陈知涯是大陆版南著《原本大学微言》写出版说明的人，他说书名干脆就用《南怀瑾的卅年》好了，因为我是以卅年的个人经历的立场而写的。但他还没有看过书稿，所以不清楚内容。

王学信想了一个很文艺很古典的书名《萍踪琐忆》，后来另一个大陆朋友建议的书名为《仰望怀瑾卅年》。

这个建议引发了许多友人的文思，有人说爽性借用“吾于夫子之道宫墙外望耳”的一句话，书名定为《宫墙外望》吧！有人则说不妥，因为把老师比做皇宫里面的人了，不如用《槛外人语》。“槛

外人”不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吗？也是不行。

又有人说，那就用《倚栏人语》吧，哎哟！那是“斜倚栏杆剔板牙”的人说话，是一则笑话，怎么行呢！于是不断地苦思痛想，又麻烦了许多人，最后参酌了劳政武的意见，糊里糊涂总算定下了现在这个书名，脑袋已空，好不好也管不了啦！

书名的麻烦完结了，另一个麻烦才刚刚开始。

我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动手写的，今年（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为了收集资料，这一年中与许多朋友联络，所以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多。于是就有人关心，或者希望书中有他们的踪影，就像人们喜欢与名人明星合照一样。

老天爷！我何德何能，可以把老师认识的人一网打尽呢！这本书只是“侧记”，记述我熟悉的部分，并不是老师的“传记”。就连我认识的一部分人，也不可能都写到啊！所以这本书印出来，注定会使有些人失望，会有人不满和抱怨，这才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事。

现在我只能在此向大家致歉，请大家原谅我的能力有限，记忆有限。要说的太多了，越想越多，这一本书只是抛砖引玉罢了。相信未来会有人继续写，希望将来一切能圆满如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中有人提供了照片，有人帮忙找资料，有人与我一同回忆，才能促使这本书的完成。要谢的人太多了，无法一一列出名字，而我最想说的是：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刘雨虹 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于台北

目

录



1 前 言

1 余教授的话

5 三十年的追忆

7 四川才子谢无量

9 叶曼与袁行廉

12 广钦·老虎·南老师

15 日本之行

19 两岸文化的动荡

22 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28 李登辉教授的五百元

30 旁听生与特别生

33 张学良与维摩精舍丛书

36 张其昀与吴怡

38 蒋经国与“张老师”

41 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人

45 朱文光的故事

49 杭纪东的茶匙

52 琼瑶·平鑫涛·人文世界

55 奔波的人——李淑君

57 徐立功和周勋男

60 悟一游说妙然

63 四楼的岁月

67 大学的课程

70 多才多艺的人——孙毓芹

73 喊口令的人——林中治

75 刘修如的梦

78 背后的人们

82 五十五岁感怀

87 闲话胡适与铃木

91 为什么是禅宗

96 基辛格和第一本书

- | | | | |
|-----|------------------|-----|------------------|
| 99 | 单传长子的绝技 | 152 | 一流人才何处去 |
| 102 | 话说《论语别裁》 | 156 | 复青大厦遇老乡——
王启宗 |
| 104 | 钟先生与钟居士 | 160 | 盗印官司 |
| 107 | 美国大学的禅风 | 163 | 超然洒脱的人——周梦蝶 |
| 109 | 佛光山的七日 | 170 | 十方书院时代 |
| 112 | 打嘴巴公案 | 173 | 特别班和博士班 |
| 114 | 新书出版 | 176 | 草山 |
| 116 | 不见面的吐丝人 | 178 | 王修女的圣母玛利亚 |
| 119 | 唯识·熊十力·牟宗三 | 181 | 禅定功夫测验 |
| 123 | 老古出版社成立 | 183 | 谁放得下 |
| 127 | 阴阳五行 | 185 | 另一个放下 |
| 129 | 美国的禅宗 | 188 | 洛杉矶之旅 |
| 132 | 如何修证佛法 | 190 | 天台传人——显明法师 |
| 134 | 台北的监狱 | 194 | 卡普乐与李约瑟 |
| 136 | 般舟三昧·唐伯虎与
白骨禅 | 198 | 离台赴美 |
| 139 | 被法国人难倒了 | 202 | 一脚踢的人——陈世志 |
| 143 | 惊变的社会 | 205 | 真正的行者 |
| 146 | 洗尘法师与十方 | 209 | 华府岁月 |
| 148 | 唯一的第一 | 214 | 一张古董床 |
| 150 | 朋友是什么 | 217 | 晴天霹雳 |

220	再说朱博士	275	儿童读诵经典诗词
222	兰溪行馆	279	羽毛
226	经国先生之死	283	凌峰和贺顺顺
228	初到香港	287	王教授和王先生
232	另一页开始	291	《大学》·《中庸》· 《佛律与国法》
236	老古·兰溪·华侨们	296	可叹之人
239	复旦·商务·北大	298	吃的趣事
243	闫修篆与《易经》	303	外丹
246	两个女菩萨	305	社会责任
251	金温铁路	309	接棒之谜
258	厦门之行		
263	禅堂和妙老	313	后 记
266	彼得·圣吉造访		
271	南著译介西方		

余教授的话

天下许多事往往由一些偶发的原因而造成，这本书也是这样。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就与这本书的诞生颇有关系。

那天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新松公寓，这是专供外国留学生住宿的公寓。

因为这里环境清静，出外办事方便，加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很好，故而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这里。

晚饭后正在收拾行囊，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音祚编辑打来的，问我愿不愿意与一位余一彦教授见面。

这位余教授与她的夫婿潘峰教授，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二人又双双留学法国。他们在法国都得到了博士学位，结婚后仍然回到大陆，在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任教。余教授现在从武汉到了北京，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去了法国讲学。

这对年轻的夫妇学者，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形而上的学问颇有兴趣。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师的著作，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图书馆里，后来又连续看了许多南著的书籍。

因为北师大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南著几本书，故而与我比较熟稔。李音祚编辑在电话中说，余教授正好到北京来了，也住在北师

大校园内。

既然都在这个校园内，那就见面吧！所以余教授就来了。

就是这位余教授，就是那天晚上的谈话，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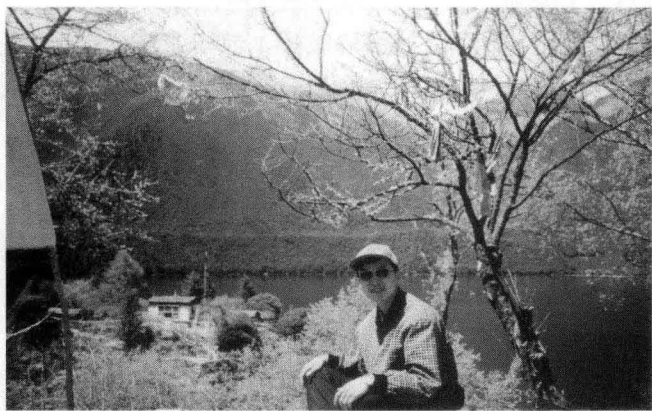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和余教授谈着谈着，谈到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出版南著的书籍已有廿余本之多，销售总计也超过了两百万册，读者着实不少。许多人看了南老师的书，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师这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余教授发表了她的一些高见。她认为：南老师除了传统文化各家学术的学养外，他还是禅宗大师。一个人如果没有涉入一些禅宗的知识或修养的话，恐怕是很难描述南老师的。

接着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离开禅宗来说南老，会变成误导！”

这句话真够严重！使我暗自吃惊。

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马宏达，任职西藏驻京办事处。那天他刚好来送书给我，碰见了余教授在此，大家就一起聊了起来。



马宏达

就是余教授这句严重的话，撩起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自认懂得禅宗之学。

说实在的，我对禅宗的学问和修养，只是一个旁听生而已；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爱好罢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却要自不量力来撰写这本书呢？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虽只是禅宗的旁听生，但我得识南老师已有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岁月里，南老师推动的许多文化工作，我多少也曾参与过一些。如能把我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应该算是有关南老师的部分真实记载了。这些记录虽然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并非南老师的全面，但却不是道听途说。

第二，趁着三十年来与南老师有关联的人多数健在，见证人多，正是动笔的好时机。如待来日人去楼空，往事只能回忆时，则真假莫辨，反而真的成为道听途说，死无对证了。

第三，十几年前，曾结合友好各自撰述从学南师的心得，编成《怀师》一书，为志南师七十之寿。当时我正好是个闲人，故而勉强担起了编辑工作。

之后几年，每每有人倡议编写南师传记，或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等，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举，但谈谈说说，各自忙碌，又加上南师风闻后极不赞成，故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次与余教



余一彦（左）与作者

授一席谈后，回到香港及台北，把我的想法告诉众友好，公认此书一定要写，并且要快写。但到底由谁执笔，大家推来推去，最后我只好义不容辞了。

三十年的追忆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就打定主意要写这本书了，但真做起来，还有一段曲折。因为在做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写《袁晓园的故事》。这位晓园女士已届九八高龄，她是时代的传奇人物，从缠小脚念私塾的幼年，不断自我努力奋斗而得到法国留学。她曾出任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又服务于纽约联合国，最后却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大陆推展文化工作。她的一生多姿多采，罗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连连。在廿世纪中国的变迁史中，她的故事，的确具有女性奋斗的代表性。

又因她的公公是国民党大员叶楚傖先生（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早年曾任职正中书局总编辑等），加上她自己法国留学的背景，故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物多有渊源。近年来，颇有人想写她的传记，无奈她早年的经历资料难得，而且大陆年轻的作家对不同世界的生活实况也较不易把握，故始终未成。而我恰好与她有六十年的情谊，结果这件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本来希望写好《袁晓园的故事》后，再来写这本书。所以回到香港，见南老师时，我就说：“我正在写袁晓园的传记……”

老师一听此话，未等我说完，立刻说：“啊！她的传记你来写很好。”

我接着说：“完工以后我准备写有关老师的书。”

“不要写我，将来我自己写！”老师立刻回答。

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心中即刻凉了半截。我该想到老师必然会反对这种事的，他所说“自己写”，也不过是一句推托话而已。

但是，想到余教授的话，勇气又来了，我说：

“我不是写老师的传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能力写老师的传记；我只是写我所经历的与老师有关的事，叙述真实的经过，给大家知道罢了。”

我不但决心要写，而且要提前写。于是就搁下了《袁晓园的故事》，动手先写这一本。

至于南老师，他其实不在乎别人的赞誉，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以我卅年来冷眼所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可兼善天下。

四川才子谢无量

我初次见到南老师，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时候。

那天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南怀瑾先生，讲题是“佛学概论”。

听到“佛学概论”这个题目，使我想的一本名为《佛学大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无量先生，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因他是四川人，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到了成都。

谢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学问高超，受人崇敬，他的字也是潇洒自如，别有韵味。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我正在成都考大学。有一天晓园大姐嘱我顺路到提督东街一个地方，去找一位谢无量先生，因为谢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经写好了。

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发现原来是一所庙宇，名叫三义庙。进了大门靠左边的一间好像门房一样的屋子，里面桌子前坐着一位胖胖的、弥勒佛一样的中年人，就是谢无量先生了。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把芭蕉扇，右手在写字。

这间屋子简陋极了，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壶，桌边放着两三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映入我眼帘中，就是《佛学大纲》。

大概“佛学概论”差不多就是《佛学大纲》吧。现在听到南老

师要讲佛学概论，自然就联想到《佛学大纲》，接着又想到谢无量先生了。

说了这么多有关谢无量先生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袁焕仙先生带领弟子南怀瑾等的“维摩精舍”，就是设在三义庙这个地方。当时袁焕仙及谢无量二位先生，都是四川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只不过那时的我不知道罢了。

当我看到谢先生时，心中颇为纳闷，为什么一个书法家坐在庙里写字？为什么一个文化人衣着又那么随便呢？

回去不免好奇地问晓园大姐，她说：“是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较潇洒吧！”

那年秋天，我前往西昌去上学，西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基地。在一九四〇年时，因为日本飞机常到成都轰炸，不能安心读书，所以虽然考取了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抗战从上海迁至成都），但为了躲避轰炸，仍选择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农工专科，位于西昌邛海对面的庐山，是借用半山的庙宇作为校舍的。

到了西昌入校，才发现谢无量先生的女儿谢祖琰也在那里就读。她念的是蚕丝科，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科。

学校的校长李书田，是颇有名气的，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那是全国驰名的学校。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就是李书田的外孙，当时朱棣文的母亲李〇贞，也是我们西昌同一个学校的同学。